



沙滩上的鱼

梅子◎著

沙滩上的鱼

梅子◎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大众文艺出版社

沙滩上的鱼

梅子◎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滩上的鱼/梅子 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 12

(中国新锐作家文丛. 第2辑 / 张思雨主编)

ISBN 978-7-80240-271-3

I. 沙... II. 梅...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0151 号

书 名 中国新锐作家文丛·沙滩上的鱼

著 者 梅 子

责任编辑 潘爱平

装帧设计 莘海琴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3.25

字 数 28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0 元 (全 15 册)

内容提要

“代课教师”是一份不易让人注意的边缘职业,这种非主流职业灰色暗淡,他们虽顶着教师的光环,享受的却是与公办教师天壤之别的待遇。本书描述的是在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几个年轻女孩师范毕业意外地成为代课教师后各自的命运,她们一直心存梦想,努力拼搏,历经各种风雨仍坚守着这份职业,就是希冀有一天能得到转正,就是希望能圆她们的梦,但一次次的希望都成为失望,她们就像是在沙滩上挣扎的鱼儿,看着各种杂物卷入海中,自己却再也回不到心中的海洋。她们的梦彻底破了、碎了!



前言

随着80后、90后人物迅捷地登上时代舞台，我们的社会变得日益烦躁虚浮起来，各种青春类小说、新概念小说有如一股强大的洪流充斥着整个文学市场，传统、严肃的纪实性文学几乎没有了立足之地。作为我们这种有些资历的“老编”来说也随波逐流，在视觉审美上曾一度出现了空白与疲软。

然梅子的小说——《沙滩上的鱼》却让我们受到了强烈的震荡，它恰似乐章中不易觉察的鼓点，沉闷、抑郁，却又如此强劲有力，掘开了一块鲜为人知的“代课教师”这种弱势群体生活的厚土。小说描述了代课教师们的生存情况和生命体验，将她们在“初级阶段”的生存欲望与人生追求原汁原味地展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了“代课教师”这种边缘职业不一样的生活。故事中的人物是现实生活中的浓缩，她们优秀、单纯、自强，只可惜“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些女孩子是深受传统教育的70后人物代表，又处于市场经济全面实施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舞台未给她们多少闪现的机





会，却早已撇定好各自命运的跌宕与沉浮。

令我们震撼的另一方面是本书的作者——梅子。正如小说中的陈思瑜一样，梅子是一个本真率性、自强不息的女人，在无数的逆流中奋力搏击、不断追寻，这种精神实在让人钦佩，本书是她挑战自我的又一次验证。小说秉承了传统文学的肃穆之风，始终浸染在梅子所精心构筑的悲凉氛围中，字里行间饱含着忧伤与愤怒，笔墨极具辛辣讽刺又多几丝凄凉，连人物的名字都各有暗喻，足以看出作者缜密的心思。小说没有较大的情节冲突，但当我们细细研读作品，跟着故事中的人物共同希望着、失望着、绝望着的时候，仿佛看到了作者所曾经经历的人生，揣摩到她执笔写作时不堪回首的复杂心态，也使我们读出了一个洋溢着高雅和圣洁的梅子，读出了所有边缘人群对人生追求的执着与坚韧。

作者梅子，也许在长期的代课岁月中磨灭了她对美好梦想的追寻，但绝对未麻木掉她对现实生活深邃的思考，对尘世独到的体察与品评。本部小说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那些非主流人群向命运不屈的挣扎与无奈的哀叹，同时，也对有些异化的当今社会激发起深刻的盘诘与追问，从而提出了一个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处于主流人物阴影下的边缘职业人员，他们需要得到社会同样的认可与尊重。但愿此书能引起所有人的共鸣，共同去关注那些非主流人群和边缘一族。

2008年9月4日





目 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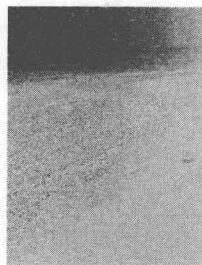
● 前言	/ 1
● 一	/ 2
● 二	/ 9
● 三	/ 22
● 四	/ 29
● 五	/ 38
● 六	/ 48
● 七	/ 61
● 八	/ 71
● 九	/ 81
● 十	/ 91
● 十一	/ 102





沙滩上的鱼

sha tan shang de yu



目 录 CONTENTS

● 十二	/ 112
● 十三	/ 125
● 十四	/ 133
● 十五	/ 141
● 十六	/ 151
● 十七	/ 161
● 十八	/ 170
● 十九	/ 178
● 二十	/ 187
● 二十一	/ 196
● 二十二	/ 205
● 后记	/ 211





天很蓝很蓝，一缕缕卷云浅淡悠闲，转眼又被吹散得无影无踪。高远澄明的天空下是茫茫无际的大海，波涛汹涌澎湃。一个浪头狠狠打来，又快速退回，许多弱小的海洋生物冷不丁地被冲击到沙滩上，茫然无措地挣扎着。有一些小生命凭着脚爪奋力追逐或是慌不择路到处乱窜，竟也爬回海中；也有一些生物虽没有脚爪，但幸运地被再次冲上来的海浪带回属于它们的世界。潮汐起落的同时席卷了岸上残留下的许多杂物……沙滩上留下了几条没有脚爪而又倒霉的鱼儿，它们不停地蹦跳，拼命挣扎，希冀海浪能再次涌来将它们带回，却被无情的浪涛给冲击得更远。

阳光暴晒着，潮水慢慢消退，渐行渐远，那些杂物随着起伏的海浪肆意荡漾，而沙滩上的鱼儿却被炙烤得奄奄一息，但它们仍旧痴心不改，睁着永不瞑目的眼睛苦苦等候……

——楔子





渴！好渴！陈丝瑜猛然惊醒，原来是被子蒙住了头，让她不能呼吸。她掀开薄薄的被子，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才感觉舒畅了些。奇怪，怎一连几日都梦到自己化身为一条被海浪冲击到沙滩上的鱼？这不可思议的梦让她辗转反侧，再也无法入眠，索性坐起来靠在床头。

此时夜深人静，如水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进宿舍，将四周照得透亮。隔着蚊帐，能看到室友们都穿着睡裙，腰肚上盖着小毯子的一角，她们正睡得香甜，均匀的呼吸声、甜甜的梦呓声此起彼伏。她想，这时将她们卖了都不知道。年轻的女孩总是无忧无虑，大家都是揣着同样的梦想来到这所全国闻名的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历经百年，一直是 N 市权威性的教师培养基地，为 N 市各级县市地区输送了不少教育精英。她们来自于 N 市各个乡镇地区，操着不同的方言，地方观念也极其强烈，同乡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真挚些，像她和汪然就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友。

临近毕业了，酣睡的室友们一定梦到了自己已站在三尺讲台前，对着台下一张张稚气可爱的小脸，一双双渴求而灵动的眼睛滔滔不绝地授课。再过几个月可真的要成为人民教师了，那可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每个人的心里既紧张又充满甜蜜。

陈丝瑜的心里却无法平静，自从前日班主任帮大家分析了一下各地区就业形势后，她的心就一直空空落落，像被悬挂于半山腰中





被山风吹得直晃悠。她怀疑自己可能得了“就业焦虑症”，对毕业后的去向有些隐隐担忧。她不知是否真有“就业焦虑症”这样的医学术语，只是猜测而已，从小体弱多病的她，长大后虽体质增强了些，却养成了敏感多愁的个性。

班主任的话犹在耳边回响：“……N市目前整个地区师资力量还比较薄弱，处于青黄不接之时，急需一批像你们这些专业型人才为教育界注入新鲜血液。中师、中专包分配由来已久，虽然市场经济呼声很大，南方地区早已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格局，但我们这块风水宝地还是未有多大变革，因此多数地区的同学回去后能顺利就业，只有T市区的同学，你们T市教育界的动向一直讳莫如深，令人琢磨不透，可能要处于被动状态。虽然你们进校时也承诺包分配，但这几年社会日新月异地发展，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飞速变轨，自然会有一些地区为迎合这种时代潮流而进行体制改革，在新旧衔接过程中，有的地区一些部门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比较随意，必然会有一些人遭受伤害，也许你们将是这次变革中的首批试验品，这是大势所趋，希望同学们尽量掌握第一手信息，以便采取应对措施……”

为什么偏偏T市和别的区域不同？为什么要搞个特殊化呢？陈丝瑜心里有些难过，还要他们自己掌握第一手信息，这谈何容易！她的父亲只是工商所的一个小职员，除了认识市场里几个小贩外，其他的就两眼漆黑了，他都工作那么多年，还没混个什么一官半职，其处世的灵活性也可见一斑了。母亲是老营业员，商场成成败败太多，其所在的百货公司现在也是半死不活濒临倒闭。像他俩能掌握到第一手资料，还不如相信天上会掉馅饼。

陈丝瑜坐在床上想着老师的话，感觉人生的小舟正一帆风顺地前行时忽然失去了航标，直在海面上打转转，让她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她唉了一声，这声轻微的叹息将邻铺汪然唤醒。汪然是陈丝瑜的同乡，又是邻铺，两人好得让人妒忌。汪然的母亲是幼儿园老师，从小对她溺爱有加，她就像被娇宠的公主、蜜罐中的甜点，从





不知泪水是什么滋味。汪然的嗓音甜美，大概遗传了母亲的优良基因，大家都说她是当红歌星杨钰莹的妹妹，清纯可人的外表加上古灵精怪的言行，实在让人喜欢。

汪然睁开惺忪的睡眼抬头望了望，瞧见好友正坐在床头呆呆地想着心事，便压低声音问：“你怎么了，睡不着啊？”

陈丝瑜抬起头，轻轻说：“你倒是高枕无忧呀，没研究研究班主任的话吗？”

“哎，我说你怎这般杞人忧天，自寻烦恼，要知道车到山前必有路，再说了，咱们T市教育局贾言局长的宝贝疙瘩——贾鸿飞不是和我们同一届嘛，凭他那水平，哼……”汪然鼻腔里所发出的那一声已不言而喻了，“他能分配，我们就不能了？就算市场经济这匹狼真的来了，也是讲求择优录取的，那更不会落下你我呀！快睡觉，否则明天咱们这个美女要变成熊猫眼了。”她一口气说完又倒头大睡，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真是乐天派，从没有什么牵肠挂肚的事，难怪皮肤保养得那么好，嫩嫩的，像刚挖出泥清洗过的小白菜。

汪然说得没错，她们这一届还有个T市教育局局长的儿子，怎没想到呢？何况天塌下来也不是她陈丝瑜一个人顶啊！让这鬼丫头三言两语一说，陈丝瑜的心里踏实多了，便重新躺下。哎，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她笑自己真有些神经质，敏感过头了。

窗外月色正浓，宿舍内两幅装饰画儿清晰可见，这可是她的杰作，几年的师范生涯中，在学校长廊、教室、寝室都曾留下她的手笔，连实习班级的老师都请她帮忙出板报。好歹是个宣传委员，有一定的绘画特长，在师范毕业生基本功考试中她每项都一次性过关，足以证明自己确实是位合格教师人选，那个什么市场经济怎么来也不会撇下她呀！

想着想着，睡意又来临了。

毕业分别那一日，校内外人头攒动，拎着大包小包翘首等待





的，相互痛哭流涕的，抓紧时间签名留影的……学校百师图、荷花池各处景点都有毕业生们做着最后的留念。

校门外的大道上，接学生的汽车排得很远，有的静静地等候，有的已经启动，随时载着这些归心似箭的学子们出发。

已坐在汽车上的好多同学抓紧时机相互闲谈，他们虽不是同班，但作为几年的同乡同届校友彼此间都非常熟稔。

陈丝瑜喜欢坐在临窗的位置，这样可以放飞心绪，任意遐想。虽然只是一个多小时的归程，几年来也不知来回往返多少趟，但现在是为十几年的学生生活彻底画上句号，这让她又激动又紧张。她面向车窗外，隔着栏杆望着校园内尚还可以瞥见的几处景点，心中无限感慨，那充满美妙的回想像窗外不知名的小鸟儿一次次掠过眼前。

她不知怎么又想到前些天所做的怪梦，便将挂在旁边的画夹扶好，沙沙地画起来，她要最后一次留下学生时代的气息，留下这个奇思异想。陈丝瑜非常喜欢绘画，尤其擅长素描与工笔，这与她独特、细腻而敏感的心思分不开。她曾有些后悔未上美术学院，只是熊掌和鱼翅不可兼得，她更喜欢做老师的感觉，这所师范学校也没有美术班，她只把画画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和消遣。

汪然坐在她旁边，正眯着眼跟着随身哼唱宋祖英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首歌在学校很流行，毕竟是她们的人生写照。此时，汪然幸福陶醉的样子似乎已架构好了人生蓝图。过了会儿，她睁开眼，看到陈丝瑜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模糊的影子，然后娴熟麻利地进行明暗处理，便摘下一只耳机奇怪地问：“这是什么？好像是几条鱼，为什么将它们画在沙滩上啊？”

“对啊，画的就是几条沙滩上的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做了几次这种奇怪的梦，觉得挺有趣的，就把梦里的情景给画下来了。”陈丝瑜手中的破素笔就像赋予了色彩，虽是简单的线条交替，但深浅不同，变化多端。很快就画完了，她又略略斟酌了一下，便在旁边潇洒地题上“沙滩上的鱼”五个字。

“构思很有创意！不愧是年级瞩目的宣传干事。”坐在后面的





钟远黎站到了旁边，她不太轻易开口，更不会轻易表扬别人，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个优秀的女孩子，从小稳坐班干部的位置，有一点点自傲，一般人上也不了她的眼，加上她与生俱来的优雅气质更让人有种距离感，但相处惯了，朋友们还是觉得她挺有亲和力的。

“哎，秦梦婷！钟远黎！”大家被一阵尖锐的叫喊声拉过去，跑来的女孩叫吴澜，与坐在钟远黎旁边的秦梦婷住在同一小区，两人从小玩到大，连上师范学校也是约好一起来的。

“这么性急慌忙，我们会让司机等你的。”秦梦婷扶了扶眼镜，她是个瘦弱单薄而又书卷味很浓的女孩，一天到晚只知道埋在书堆里，听到吴澜喊才合上书本。此时吴澜已走上车，秦梦婷有些奇怪地问：“咦，你的行李呢？难不成还想在学校揩几天油？”经她一问，大家这才注意到吴澜真的没带行李。

“我妹妹白血病没治好，走了，我过继给阿姨当女儿，户口就迁到了N市，我要在这儿工作了！”吴澜说这些话时，看得出她悲哀中又掺杂着一丝意外的欣喜，因为N市毕竟是大都市，很多人挖空心思、削尖了脑袋想做大城市里的人都挤不进，而她想都未想就落户到这儿，学校说过，N市区的所有毕业生就近直接分配在附近的小学。要知道这儿每一所学校的教学规模、设施条件都堪称一流，其福利待遇更是让人羡慕。

秦梦婷抚摸着该不该庆贺她，旁边的钟远黎略带一丝失落：“哎哟喂，现在是城里人了！”她这么个唇红齿白的人儿未能生长在大都市多少有些遗憾，就一直想有个机会到大都市工作，可也未达成心愿，话里稍带了点刺儿。

“什么城里人，城里人就一定好吗？”汪然转过头，“我们家乡不也成立了T市吗？N市所辖的各地区现在都争先恐后地撤县并市，好像冠以某某市了就造福于民，还不是换汤不换药？”她噘着嘴，一番见解像是在爆蚕豆。

吴澜歇了口气，忽然想起了什么：“哦，对了，我是来告诉你们一个惊天消息，贾鸿飞老爸不知为什么将贾鸿飞搞了个三二分段





的名额，准备上大专不参加工作了，而且换了个英语专业，说以后英语教师吃香着呢！”吴澜说话时嘴里满含着泡沫，只要一激动，就会枪林弹雨般喷射出来，总有些人的脸因躲闪不及而中弹，但她这条绝密消息又不得不使一些人围拢来。

“对对，我好像也听大家说了，先还没放在心上。”坐在前面的费莉从车前走来，她和吴澜、贾鸿飞在同一个班，因为特爱古代文学，把自己也搞得像个老古董似的，在班上是个典型的后知后觉型人物。不过听说她竟然能把屈原的《离骚》完整地背下来，实在让人惊讶她不同寻常的记忆力。

“好好的怎么突然上什么大专呢？”车上的人似乎嗅到了一丝异样。

“为什么会这样，难不成咱们分配真有什么问题？”有人开始疑心起来。

虽说大专、本科学历高，但多少年来上中专、中师是全国一定时期的气候，特别是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多人都盼望着早点出来工作，好提前在社会上掘到一桶金。而今贾鸿飞突然改弦易辙，作为T市教育界泰斗级的人物——贾局长突然安排自己的儿子去上什么三二分段，这里面肯定有什么文章，会不会真像班主任所讲的市场经济已波及到了教育系统？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玩意儿？大家都满腹狐疑，众说纷纭，陈丝瑜也收起画夹参与到讨论中来。

“我想再怎么个市场经济，总要给我们一个适应过程，不会让我们就这样措手不及吧！”钟远黎说。

“就是，再说了学校曾答应要给我们分配工作的，作为县级市区应该遵守这个规定，否则就是学校在欺骗我们，招生时怎么说来着？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向学校抗议，作为N市的校方必然会向市教育局反映，以上压下，地方教育局还不是乖乖就范。”汪然说话有时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虽让人觉得挺有道理，细想想还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劲，这种政策性的东西怎会任几个乳臭未干、涉世未深的毛头毕业生指点评判呢？

“也许贾鸿飞想提升自己的学历，搞个特权上个三二分段也在





情理之中，至少文凭高了说出去也好听些。”陈丝瑜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因为她也有这样的想法，觉得中师学历不算高，到社会上还需要继续充电。

“对啊，我也是这样认为，现在大学生本科毕业后继续往上深造的也很多！”秦梦婷附和着，她早就关注过外面的函授考试了，正在进行复习，准备明年就参加成人高考。

“咳，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也无需多伤脑细胞，学校不是说各地区教育局会在暑假里通知我们召开毕业生大会吗，到那时再从长计议吧！”汪然一种天塌下来都没事的样子让大家暂时静了下来，反正现在无凭无据，也只是捕风捉影、乱猜一气，就走一步算一步吧。

人多了，车子即将出发，吴澜下了车挥手与好友们告别，她不回T市了，走着与这一车人不一样的路。

车子开始缓缓前行，越开越快，学校渐渐变小直到完全消失在视野中。再见！学校！再见！学生时代！每个人的心中充盈着淡淡的不舍与悲壮感。

两边的景物飞快地向后倒退，车子像箭一般疾驰在宽阔的马路上，驶向他们心中美丽的家乡——T市。那是个民风温婉的小城镇，刚刚撤县并市，到处呈现出旧城换新貌的气象，这条来回四车道的马路宽阔笔直，听说也是得益于哪位中央领导的批示修筑的。

这里，虽濒江临海，却从未有过大风大浪，即使别省出现了什么天灾人祸，这儿总能侥幸避过，包括政治风浪也是如此，其它地区丑闻不断，这儿多少年都未有贪官污吏被控被抓的报道，大概是古代被放逐在此的先人积了不少德，而后人又有足够明哲保身的能力，让人感觉这儿可真是一块安居乐业的风水宝地。多少年的平静生活让人们养成了一种安于现状、依赖现状的情性，他们习惯按部就班钟摆式的日子，不喜欢推陈出新，更不喜欢随便跳离有规律的熟悉环境。

家乡越来越近，想到能在这素有“小江南”之称的地方做老师，大家油然感到一阵甜蜜！





二

外面蝉鸣声声，让人五心烦躁。这个暑假因为有一丝担忧，T市的毕业生们第一次体会到假期的漫长，听说别的地区都到各校报到了，这儿却还毫无动静，只隐隐听说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也要搞什么教育市场化。

“市场经济”？他们零星地听说过，报纸上看到过，南方地区搞得如火如荼，可在这儿，似乎与他们还很远。他们一直天真地认为那只是商业、企业的事，如今竟涉及到了吃皇粮的教育界，不知会有怎样的变革。

钟远黎和同伴一样有些担忧地等待着，她也不可能得到什么第一手的消息，父母每天只知忙着开小店、与顾客锱铢必较，他们除了老实本分，辛苦忙碌地做着小生意外，只会讲一些早被吹得天花乱坠、炒了又炒的街道小絮，即使有官方消息，也已经是残茶剩饭了。当然，钟远黎绝对是爱他们的，他们勤劳俭朴、诚实善良让她引以为傲。

又过了些日子，汪然跑来说她母亲已打听到可能有一部分毕业生将实行分配，还有的将不实行。几个好友甚是奇怪，这是什么话，都是同样毕业，难不成还分等级？那不实行分配的是不是就意味着没有老师做了？一时间，教育界的毕业生分配成为这个夏日的热门话题。

暑期快结束时，躁动不安的人们终于在电视游动字幕上看到期

